

# 铁血侠情传

上



# 铁血侠情传

柳残阳 著

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太原市晋阳光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 · 印张: 30.5 字数: 700 千字

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0 册

现在，他又坐在他常来的这个地方。

这是一家小小的酒楼，陈设很简朴，风味很醇厚，如同何一家小镇集上的酒楼相似，若说这里有什么特殊的佳处，便是那份洁净，尤其是在敖楚戈的感觉中，更有股子亲切的贴与熟稔的安详感。

离着正午尚有段时间，不是酒楼上座的时刻，所以，这一阵子清静得紧。敖楚戈也喜欢这份清静。他有喝早酒的习惯，他认为这是一种享受。

天气有点儿闷燥，春末夏初的季节，往往都是这样子的。

敖楚戈仍坐在他的老位子——一副靠窗的座头，桌上壶花雕，几碟小菜，他自斟自饮，颇得其乐，偶尔闲眺楼街市风光，远望镇郊峰峦烟笼，那种韵味，便不出生分出尘的萧逸了。

一只臂儿粗细，三尺半长黝黑色的纯钢棒子便斜倚桌边，棒端上大约是把手的位置，中间有着一极难察觉的缝，缝隙两侧的握把分别缠绕着五寸宽的麻索，看不出麻索原来是什么的颜色，因为这段用以手握的麻索早被汗渍油污浸染成灰黑的了。而另个斗大的黑布包便放在桌上，布包撑得圆形的，却平扁，里面似乎是装着圈环一类的东西。

在敖楚戈坐着的椅背上，搭着一双齐肘长的黑皮护臂，这双黑皮护臂不须他套上，光看看他那一身枣红衬袍外罩着的至膝黑皮襟挂吧！便也可以想像到他一旦套上这副护臂时，

该是如何一种野悍的模样了。

他的年纪大约是三十二、三，也可能有三十四、五岁，古铜色的肌肤，身体结实，满头黑发束起来，用一根黑丝带齐额勒住，显得他的额角更宽阔，鼻准也更挺拔了；他的眼睛微呈细长，眼中神韵柔和而善良，尤其是他的嘴，端正适度，总是露着那么一抹坦诚的，爽朗的，亲切的笑容来。

舒舒适适的，他又喝了一口澄黄的酒，轻轻唔了一声，砸舌品味，不觉连连点头，再举杯深深的喝了一大口。

这时，一阵楼梯声响，一个店伙满脸堆笑的走了过来，垂手哈腰，细声细气的道：

“敖爷，有人找你老哩……”敖楚戈笑吟吟的道：

“是那一位？”店伙计朝梯口一指，笑得有点邪：

“喏，那一位——大姑娘。”

敖楚戈随着店伙计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顿时觉得眼前一亮——喝！站在梯口下，只露出上半身的，果然是位美极了的少女，那女孩子看上去约莫是二十出头的年纪，真是芙蓉如面，秋水为神，非但美，更有股子难以言喻的高贵雍容，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。她站在那儿，艳光逼人，香色无边，别说全站起来，仅只出现那半截身段儿，业已能叫人神授魂，好美！

咽了口唾液，敖楚戈喃喃的道：

“真是一朵绝美的鲜花，乖乖，天下竟有这样标致姐儿！”店伙计巴结着道：

“可要请这位姑娘过来？敖爷，她可是一进门就打听你老呢！”连忙站起，敖楚戈道：

“老侯呀！你还等什么？”

叫老侯的店伙计一叠声的答应着，走向梯口，胁肩谄笑

的道：

“大姑娘，呃，那边那位就是你要找的敖爷。请，请移挪玉步……”

微微点头，少女走了上来，婀娜多姿的行向敖楚戈桌前，就这几步路，已越发令敖楚戈赞赏有加；瞧瞧，人家那走路的风韵，那样完全自然的款摆，多么优美高雅，体态轻盈得就似柳摇荷摆，迷人透了。

少女的肤色凝白如脂，仿佛吹弹得破。他穿着一袭水绿衣裙，这一衬托，就好似一大团碧翠中间嵌含着一块玲珑剔透的白玉，那等的明莹娇美法，恨不得教人一口吞下肚去才受得。

是谁说的来着？“水是眼波横”。少女的眸子水盈盈，幽怯怯的凝视着敖楚戈，刹时间，敖楚戈觉得喉咙干燥、呼吸急促。他奇怪，他自己怎么会居然变得有些局促了？柔柔的，脆脆的，少女先开了口：

“这位，想是敖楚戈壮士了？”

咧嘴一笑——敖楚戈又突然惊觉，这样笑未免带着几分憋气，他尽情做得泰然自若的笑，说着：

“不错，我是敖楚戈。”少女盈盈下拜，细着声道：

“李映霞拜见敖壮士……”

身子一动，香风隐隐，敖楚戈用力吸了口气，嗯！这种淡雅的芬芳，是桂花味渗合着处子肌肤上原本具有的香味，敖楚戈的经验立即告诉他——对面的少女十有十成是个“大闺女”。

闪开一步，敖楚戈忙笑着虚扶一下：

“请快起来，请快起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，要折我的伤寿么？”

李映霞跪在地上，仰起面庞，凄怆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久仰壮士声威，素钦壮士豪义，不揣冒昧，特来叩见，尚乞壮士有以助我。莫以陌路初识而见弃……”敖楚戈舐舐唇道：“不管有什么事，你先站起来说话，行不？在这公众出入之所，你这么一摆弄，事态不严重的也严重了，请快起来，请快起来……”

深深一拜，李映霞站起身来，垂首立於一边，眉锁目哀，好象有着什么很深沉的忧虑一样。

敖楚戈眼角一梢，知道楼上没有其他的人，就连店伙计老侯也早知趣的躲开了；于是，他拉了一张椅子，伸伸手道：

“来，请坐，什么话坐下再谈。”

李映霞谢了一声，轻轻坐下，却依然含颦带愁，一副悒郁之色。

望着对方，敖楚戈温柔的道：

“刚才，你说你叫什么来着？”李映霞低缓的道：

“我姓李，叫李映霞。十八子李，映照的映，晚霞的霞。”点点头，敖楚戈在嘴里念了几遍，笑道：

“不错，名字取得很有诗意，很美，就和你的人一样的美。”李映霞脸色微酡的道：

“敖壮士过奖了。”轻咳一声，敖楚戈道：

“李姑娘，你来找我，可有什么事？”李映霞羞怯不安的道：

“敖壮士……”摆摆手，敖楚戈道：

“不用客气，你叫我名字也行，称我姓敖的也没关系，我可不是什么‘壮士’！我十足的是江湖混混一个，而且还是混的邪门外道，你这么正经的抬举我，反叫我汗颜了。”李映霞赧然道：

“敖壮士太谦虚，我怎能如此无礼？”喝了口酒，敖楚戈道：

“好吧！现在告诉我，你找我有何指教？”

犹豫了一下，李映霞犹似是极难启齿，终于又鼓起勇气道：“敖壮士，有件事，我想请你帮忙……”“哦”了一声，敖楚戈道：“说说看，是什么事？只要我能尽得上力，一定会替你效劳就是了。”李映霞顿时惊喜过望的道：

“真的？敖壮士，你真的肯帮助我？”

笑笑，敖楚戈道：“你先别兴奋，李姑娘，这也要看是什么事而定。我只是个凡夫俗子，不是大罗金仙，如果你要我替你摘天上的星星，掏尽黄河的流水，我可没有这个本事。”李映霞又红了脸道：

“敖壮士放心，我当然不会要求敖壮士你做这种做不到的事。”敖楚戈道：

“那么，你说吧！”

咬着唇儿沉默了片刻，李映霞似在考虑着该如何措词，她注视着敖楚戈——以她全部的心神透过瞳眸注视着敖楚戈，然后，她幽幽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我想请求你，帮我救出我那陷身虎穴的父亲！”敖楚戈微微一怔，道：

“你的父亲叫什么人掳去了？抑是被关在衙门大牢里？”李映霞低低的道：

“是被人掳去了……”敖楚戈道：

“也是江湖中人所为么？”李映霞颌首道：

“是的，也是江湖中人所为。”敖楚戈平静的问：

“是哪个码头，或是那个帮派干的？”又咬咬唇，李映霞声如蚊蚋：

“‘八莫礁’的‘十一邪’……”立时皱起眉头，敖楚戈严肃的道：

“‘十一邪’是道上出了名的十一个凶人，个个武功精奇诡异，人人心性古怪暴戾，平时一向独来独往，除了只听一个人的话以外，连六亲也不认。你老爹谁不好去招惹，偏偏兜上了这十一个凶神！”李映霞忧伤的道：

“不是我爹去招惹他们，敖壮士，是他们率先来找我爹……”敖楚戈道：

“你爹与他们结过怨么？”李映霞低下头去，苦涩的道：

“这个……我不太清楚……”敖楚戈微微一笑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你爹该也是我们道上的人了？”

十分勉强，李映霞点点头。敖楚戈又啜了一口酒，道：

“你真不晓得你爹与‘十一邪’结过什么仇？”吸了口气，李映霞呐呐的道：

“我，我真不晓得……”端详了李映霞一会，敖楚戈微笑道：

“令尊的名号尚请见示。”李映霞苦笑道：

“敖壮士，我以为你只要答应帮我的忙就行了，其他的事，是否……是否可以暂缓询问？”敖楚戈温和的道：

“李姑娘，你可以不知道令尊为什么会和‘八莫礁’的‘十一邪’结怨，我想，你该不至于连令尊的名号也都遗忘了吧？”

李映霞的面庞上涌起一片红赤，有如白玉上抹染丹霞印痕，她尴尬又嚅嗫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对不起，但，但是我可以付给你一笔酬劳。”敖楚戈道：

“酬劳？”急忙点头，李映霞道：

“是的，很大的一笔酬劳，我相信一定会令你满意……”  
往椅背上一靠，敖楚戈轻松的道：

“大概有多少数目？”李映霞悄声道：

“黄金一千两。”敖楚戈眉梢子一扬，道：

“李姑娘，你也在江湖上跑过几天么？”怔了怔，李映霞疑惑的道：

“跟着家父见识过一段日子——但，这与我们所谈的事有什么关系？”敖楚戈安详的道：

“如果你也在道上混了些时，你就应该知道‘八莫礁’‘十一邪’的难惹难缠，到他们那里去劫牢救人，等于扫他们的颜面，有心与他们架梁，而非常自然的，他们就会倾全力报复，极可能当堂便有流血夺命的场面发生。那个去救你爹的人，你已预定了是我，因此去拚命的也就是我。而我，这条命虽说贱，但一千两金子却也未免贱得离谱太甚了。”李映霞急道：

“我可以再增加酬金……”眯着眼，敖楚戈道：

“有意思了，你打算增加多少？”迟疑了一下，李映霞道：

“敖壮士，再增加五百两够不够？”敖楚戈道：

“不够！”李映霞垂下目光，委屈的道：

“金钱並不是促成你助人的唯一条件，敖壮士，重要的还是那颗任侠尚义的心。”敖楚戈道：

“说得不错，李姑娘，问题是——你值不值得我有这颗‘任侠尚义’的心？”李映霞迷惘的道：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，敖壮士。”

拿起筷子夹了块冻牛筋在嘴里咀嚼着，等口中的东西咽下了，敖楚戈才似笑非笑的道：

“搏命的事，也是最艰难的事，对不？”李映霞承认：

“我知道。”敖楚戈又道：

“我与你，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可是？”点点头，李映霞道：

“是的。”啜了口酒，敖楚戈道：

“所以，我为了你的事，若是举手之劳，看在你的一番孝思又加上美艳动人的份上，我可以无条件帮忙。但是，和‘十一邪’结怨，乃是自寻烦恼的开端，一个弄不好，很可能连老命也赔上，这，就不便光凭陌路相逢的一点好感，就贸然允诺了……”李映霞急道：

“我出你代价……”摇摇头，敖楚戈道：

“生命是无价的。李姑娘，我对这人间世上仍有留恋，好死、总不如赖着活。并没有人掳了我的老爹，我无须如此的看不开。”李映霞激动的道：

“你害怕‘十一邪’？你不敢招惹他们？”露齿一笑，敖楚戈道：

“李姑娘，你使用的这种‘激将法’，业已相当的古老了。”李映霞悲切的道：

“求你，敖壮士……”敖楚戈道：

“我们並無深交，你的价钱出得又低，老实说，我不划算，而我敖楚戈从来不做不划算的事。”一咬牙，李映霞道：

“我出你两千两黄金的代价，敖壮士，想想看，两千两黄金！”吁了口气，敖楚戈道：

“若是请我去收拾一个市井无赖，或是到县衙的破牢救出令尊，二千两黄金尽够了，甚至用不了这许多。但是我到‘八莫礁’‘十一邪’的老窝里去挖人，这二千两金子只能算是塞牙缝的差不多。”李映霞痛苦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请同情我，我，我眼前只出得起这些代价。”

敖楚戈淡淡的道：

“很抱歉，我不能答应你。”李映霞哀伤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你就不可怜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？”敖楚戈一笑道：

“那也要看这个所谓的‘弱女’是否值得可怜？”李映霞咽声道：

“敖壮士，我恳求你……”敖楚戈目光远眺着窗外的景色，道：

“我是爱莫能助，李姑娘。”站了起来，李映霞楚楚可怜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请看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要救回她那相依为命的老父份上，请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的份上，帮帮我这一次。”敖楚戈平和的道：

“天下之大，能人异士甚多，我姓敖的算是那棵葱？你又何必非来求我不可？李姑娘，请你另找高明，我也可以替你推荐……”李映霞戚然道：

“敖壮士，在我来求你之前，我已经奔走过很多次了。不错，武林中足以与‘十一邪’抗衡的高手不是没有，但他们却不肯帮助我。我已求过他们好些人，他们不是推托，敷衍，就是根本不见我。最后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：敖壮士，如果你也不帮助我，则我便再无可求可期之人……”耸耸肩，敖楚戈道：

“只怕我也要令你失望了。”面颊的肌肉抽动着，李映霞眩然欲泣的道：

“我请求你，敖壮士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父亲，救救我……”摇摇头，敖楚戈自行举壶斟酒：

“实在是心余力拙，抱歉的很。”刹那间，李映霞的眼圈

泛红：

“我再向你下跪，敖壮士……”深深喝了一大口酒，敖楚戈平静的道：

“不必。”“扑通”一声，李映霞果真跪倒在敖楚戈面前：  
“敖壮士，我在这人间世上没有亲友人，没有朋友，唯一有的，只是我的父亲：我父女俩相依为命，互为倚恃，我们彼此间寄托着希望，连系生命，共同为着一个不可期的未来而活下去。敖壮士，你不知道，那才是我父女俩唯一眷恋尘俗的理由，我们都不舍得也不忍弃离对方或改变眼前的环境，我们只求我们父女俩能够永远的这样下去……但现在，我爹却遭受到他们的迫害，我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生活也被他们拆散。敖壮士，我父女团圆的指望，便全在你的允诺上了……”敖楚戈皱眉道：

“李姑娘，你请起来说话，行不？”李映霞呜咽道：

“请帮助我，敖壮士，请……”敖楚戈为难的道：

“请不要这样，李姑娘！”泪如泉涌，李映霞吸泣着道：

“敖壮士，我向你乞求……”女人的泪，最能令英雄气短，敖楚戈忙道：

“你先起来，这样不好看。”李映霞泣道：

“只要敖壮士答应帮助我，我向你跪拜终生，也是值得的……”

一口干了杯中酒，敖楚戈拖椅起立，来回走了几趟：

“李姑娘，你怎么知道凭我一己之力，可以应付得了素以凶恶狠辣见称的‘十一邪’呢？”仍然跪地不起，李映霞泪痕满脸道：

“我早打听过，敖壮士，我知道你的本领，更了解你在武林中的份量，只有你‘毒尊’敖楚戈才能与‘十一邪’对

抗。请你可怜我，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……”叹了口气，敖楚戈喃喃的道：

“人怕出名猪怕肥，这话敢情是一点也不错……”李映霞哀声道：

“请你做做好事，敖壮士，请你救救我们这父女俩吧……。”敖楚戈道：

“其实，我也不过是浪得虚名，並不似江湖传言那样的活灵活现……”李映霞泪水涟涟的道：

“请你救救我爹，敖壮士，除了你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了。”敖楚戈道：

“你看我这憨厚老实的样子，岂是块能担当大任的材料？”李映霞悲切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你是江湖上有名的‘毒尊’，又是挂了招牌的‘一笑见煞’，你表面上的形态，瞒得了别人，却瞒不了我。敖壮士，请你勿再推辞。”来回踱几步，敖楚戈头痛的道：

“真叫我伤脑筋，你！”以额碰地，李映霞泣道：

“可怜我，敖壮士，除了你之外，我再无可以求救之人了……”敖楚戈蓦地站定，神情凛然的道：

“你真要我帮助你救出你爹？”李映霞抽噎着道：

“敖壮士，你知道我是在全心全意的求你。”

敖楚戈定定的注视着她，温和的眼神突然间转变得冷锐无比，有如利刃寒芒，在森森的酷厉气息中，别有一种慑人的寡毒。他的唇角仍然含笑，但是，那种笑却要比任何狰狞残暴的形容更为可怖！

李映霞整个人都僵窒住了，她在敖楚戈严峻的目光之下，不由自主的簌簌而颤，全身泛着冰寒，现在，她深刻的了悟到，敖楚戈的外号，为什么叫“毒尊”，也晓得敖楚戈为什么

还有另一个称号——“一笑见煞”。缓缓的，敖楚戈开口道：

“要我帮你的忙，可以，但是我有两个条件。”李映霞悚然忐忑的道：

“请说……敖壮士，只要是我做得到的，我完全答应你。”敖楚戈没有一点笑意的笑笑，道：

“你先不要把话说得太满，等到我告诉了你那两个条件之后，你再决定答不答应还不迟。”李映霞紧张的道：

“我会尽力使你满意……”敖楚戈平静得有如古井不波的道：

“钱财，我不要，你那二千两金子自己留着吧！”李映霞急切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敖楚戈摆摆手道：

“只要你能依我两个条件，我便替你去拚上一趟，我不要钱。”李映霞又是迷惑又是惊异的道：

“敖壮士，你的两个条件是……”敖楚戈冷冷的道：

“第一，我要你说真话！”李映霞呐呐的道：

“说真话？”敖楚戈道：

“不错，说真话——我去替人家卖命，必须要知道我为了什么？叫我闷着头往葫芦里钻，李姑娘，我却不是这样的楞呆货！”李映霞脸色苍白的道：

“我……我已向你解释过其中的因果……”敖楚戈皮笑肉不笑的道：

“那不够，你根本没讲实话。譬如说，你爹为什么与‘十一邪’结的仇？你爹的真名实姓等，连这些极重要的关键，你都隐讳不言，显见欠缺诚意。既然你欠缺诚意，我凭那一门子，硬要向前凑合？”咬咬牙，李映霞道：

“好！我说，我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你……”背着手，敖

楚戈又道：

“这才是聪明的做法。要知道，对一个有心帮助你的好人闪烁其词，乃是最为暧昧的事。”李映霞幽幽的道：

“你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”

上下打量了李映霞一阵，正在李映霞又羞、又窘、又不解的当儿，敖楚戈已闲闲散散的道：

“第二个条件，便是在救出你爹之后，把你的身子给我一夜。”呆一呆，李映霞惊疑的道：

“你，你是说……”敖楚戈安详的道：

“我是说，以你陪我一夜为条件，来做为救出你爹的代价。”

猛的楞住了！李映霞在刹那间已明白了敖楚戈的意思。她“霍”的站起，一股无比的愤怒与羞辱感冲激着她，她的脸上是一阵红，一阵青，一阵白，伸手指着敖楚戈，她的声音是激动而颤抖的：

“敖楚戈——你，你竟如此的卑鄙、无耻、下流，我想不到……”

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”

李映霞小巧的鼻翅儿急速翕动，泪水在眼眶里面打滚，她抖索索的垂下手，双颊的肌肉抽搐不停，突然，她切齿泣叫。

“你这齷齪的畜生！”

转过身，双手掩着脸，李映霞一阵风似的奔向梯口而去。

敖楚戈表情木然，但却意态悠闲，他站在那里，不唤不叫，不追不阻，甚至连脸上的肌肉也不抽动一下，仿佛——他早知道他不必有任何举止，便可以收到预期的结果一般。

果然——

已狂奔至梯口的李映霞，突然又雷殛似的僵立住了，她背对着这边，双肩耸动，身子不住颤抖，极力抑压着的啜泣声隐约可闻。

敖楚戈坐回椅中，举壶斟酒。

酒水从紧束的弯嘴中流出，泄在杯里，声音轻脆而俐落。

空气是凝冻的。

一下子，李映霞转过身来，泪痕满面，她像是下定了决心，迅速的冲到敖楚戈身边——好像她如不这么快冲过来，她的决心就会消失掉一样。

静静举杯啜了口酒，敖楚戈凝视着李映霞。

双指扶着桌沿，李映霞的十指关节因为太过用力而泛了白，她白皙的额角上凸现出淡青的经络，泪涌如泉，她哽声问：

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敖楚戈淡淡的道：

“我是逞强逞狠的武士，你是千娇百媚的淑女——自古英雄爱美人，不是么？这无须什么理由，仅仅是人之天性罢了，唯一不同的，是我做得比一般人更直率，更露骨而已。”李映霞抽噎着道：

“我可以再增加你的报酬。”

敖楚戈望着李映霞按在桌沿上那有如半透明象牙似的、白纤纤的十指，语声里带着深沉的感触：

“你错了，李姑娘。为人赴死犯难，其所值乃是无价的，而处子的初夜，同样也是无价的。用我生命的珍贵，来换取你处子之贞洁，这不是一桩十分公平的事情么？我对男女之间的爱和情，业已感到了厌倦，索然无味，但我却向往于男女情之所钟——那却是目的一刹那间的绚烂与绮丽，那是美好的，永恒的。我不耐于寻求感情，寻求爱怜，我只喜悦那

瞬息的绚烂与绮丽——你明白吗？”

拭去泪，李映霞有些怔忡，也有些奇异的颤栗感，她喃喃的道：

“如果——我不答应……”点点头，敖楚戈道：

“你可以走，并没有人拦阻你。我在这一方面，素不勉强于人，否则，就失之粗俗，毫无境界可言了。”李映霞痛苦的道：

“你能不能再考虑，用别的方式代替？”敖楚戈笑笑说：

“这是无以变通的。”顿了顿，他又道：

“而且，我要告诉你，我选择的对象十分严苛，并不是随便那一个女人都可以引起我的兴趣。你很投合我的脾胃，在你来说，应该感到荣幸。”李映霞愤怒的道：

“你……你强迫我做这样的脏事，居然还说我感到荣幸？你简直荒谬怪诞得不知所云！”敖楚戈不以为忤的道：

“我不强迫你，或是任何女人对我奉献自己，一定要她们自愿。我说过，这是一种达到男女情爱终点的最佳捷径，省略了中间那一段扭捏的交往，而很快达到绮丽的高潮。事后，没有遗憾，没有牵挂，留下的只是隽永的回忆，那该多明确简洁？”李映霞气得全身发抖：

“你这个狂疯、癫悖！”敖楚戈微笑道：

“我不强人所难——因为我并非是不劳而获，我一向付出不是以金钱可以衡量的代价来做交换的。”

沉默下来，李映霞神色变幻不定，时而皱眉，时而咬唇，十指的指甲，几乎完全陷入掌心之中。

敖楚戈正在品酒，静待回答。

半晌。

李映霞终于咬着牙，语声迸自齿缝：